文 | 谢泽锋

编辑 | 杨旭然

曾因“7000万嫁女”轰动全国的山西煤炭大王邢利斌，1月6在上海溘然长逝，一个时代的缩影代表就此陨落。

这位极富争议，褒贬不一的煤老板，最终死在了煤炭的又一轮“黑金盛世”之中。

其实早在2008年，史上规模最大的山西煤炭整合大潮之后，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煤商，已经陆续成为时代转型的背景板。

张新明、邢利斌、丁书苗、陈鸿志、贾廷亮……他们出身草莽，靠胆量和豪赌突破阶层限制。但最终又因煤而败，从“天堂”跌落凡尘，乃至坠入地狱。

作为上游能源矿产，煤炭难逃轮回宿命，在新一轮煤炭超级繁荣周期里，煤老板们几乎销声匿迹——他们作为一个群体，已经“死”在了新的黎明到来前。

而与之相对的则是，乘着全球能源和煤炭价格暴涨的东风，印度煤老板高塔姆·阿达尼在2022年曾以净资产1370亿美元，成为仅次于马斯克和贝佐斯的全球第三大富豪。

但阿达尼的财富传奇已经绝无可能在中国上演。经历煤炭整合、供给侧改革、淘汰落后产能，一轮重组兼并后，国有资本已成我国煤炭产业绝对的所有者和掌控者，煤老板们基本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

01  黑金再来

谁曾想，在新能源火爆的年代，A股涨幅最大的居然是煤炭。

2022年，A股指数全线下挫，煤炭板块却成为唯一上涨的子行业，显著超出市场预期。全年中证煤炭指数涨幅超10%，区间最高涨幅高达41%。

煤炭甚至成为基金经理跑赢市场的“胜负手”，因为重仓煤炭，黄海管理的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以51.43%的收益率夺得年度权益基金冠军。

许多新股民对煤炭的认知还停留在“高污染、高耗能、夕阳产业”的刻板印象，但冠军背后自有他的逻辑，市场不会平白无故的上涨。

一是外部扰动，地缘冲突爆发后，欧洲能源危机愈演愈烈，导致欧洲煤炭需求激增，我国煤炭进口量大幅锐减。

我国煤炭产能位居世界第一，但由于需求量大，早在2008年就转为煤炭进口大国。进入2022年，世界最大煤炭出口国印尼突然宣布暂停一个月的煤炭出口，以缓和国内的能源紧缺问题。直接引发了动力煤价格的上涨。

二是内部供应受阻，淘汰落后产能及环保要求下，新增煤炭产能无法在短期内提升。

“消失”的供给遇到“迟来”的需求，煤价上涨也就顺理成章。去年9月30日当周，全球最大的煤田美国阿巴拉契亚的煤炭现货价格涨至204.95美元/吨，创200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标志着煤炭进入沸腾的顶点。

我国煤炭行业也经历着周期轮回，但受政策影响更大。2000年世纪之交后，我国经济驶入快车道，煤炭供不应求，但由于早期管理混乱，一批私营煤矿野蛮生长，煤老板在三晋大地应运而生。

2008年起，煤炭大整合帷幕拉开，再加上当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，煤炭市场瞬间遇冷，增速放缓。

但此后的“四万亿”刺激政策犹如天降红包，经济回暖，煤炭供需两旺，价格再次上扬，到2012年煤炭市场经历了一轮小牛市。

繁荣过后，衰退来袭。2012年-2016年，欧债危机反复恶化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，煤炭遭遇一轮大熊市，秦皇岛动力煤平仓价（Q5500K）由700元/吨骤降至400元/吨左右的历史冰点。

2016年开始，煤炭行业启动供给侧改革，推动淘汰落后产能，供给侧优化后，煤价出现一轮小幅上涨。

而煤炭真正的大行情起始于2021年。当时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下，煤价掀起一波旋风式上涨。秦皇岛（山西产Q5500）动力煤价格在当年10月一度飙升到2500元/吨，较年初暴涨4倍。

密集政策的持续高压下，煤价自高点快速回落，但在2022年，一系列全球范围内黑天鹅事件的爆发，令煤价依旧在历史高位运转。

黑色的金子，再次成为全球资产中耀眼的明星。

02 煤企狂赚

随着煤炭“黑金神话”再度上演，煤炭企业一改往日灰头土脸的形象，成为市场香饽饽。

有数据显示，全球二十大煤企在2022年斩获977亿美元利润，去年同期仅282亿美元，同比剧增2.5倍。

嘉能可、必和必拓等矿产巨头在这一年乐开了花，全球股市腥风血雨中，他们的股价还能逆势增长，并创出历史新高。

必和必拓股价表现（2015年1月至今）

这期间，两大巨头之间还发生了一笔有意思的交易，煤价暴涨前，必和必拓还在考虑出清煤炭业务，最终和英美资源集团以1.01亿美元将Cerrejón煤矿66%的股份出售给嘉能可。

而在2022年上半年，Cerrejón息税及摊销前收益高达20亿美元。金融分析师们惊呼：“这可能是任何人都没见过的、最好的交易了。”

这一年，中国煤炭企业也终于洗掉了煤渣味儿，扬眉吐气了一把。虽然他们也曾经历过一段镀金时代——但最终却成为许多投资者不愿回忆的黑历史。

中国神华A股股价表现（自上市至今）

2007年10月9日在上交所上市的中国神华，就是那个时代的赛道股，就是那个年代的宁德时代。

开盘当天，中国神华直接高开68元，并以69.3元收盘，比发行价大涨87.35％，一举上升为全球第二大市值的矿业公司。但时任公司董事长陈必亭对股价“还不够满意。”

国际投行也开始疯狂“吹捧”， 瑞银认为中国神华的目标价应该是101元港币（此前已在港股上市），对应2万亿港元市值，买方机构直呼震惊。

来源：北青网

此后四天其股价连续大涨，攀升至94.88元的历史最高位，股民趋之若鹜，疯狂追逐。但就和当年48元满仓中石油的投资者一样，中国神华自此被钉在了资本市场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2012年前，尽管每年的利润都在增长，但其股价就像滑落的流星一般急速下坠，从最高点至最低点暴跌了80%。

但就此遭受责骂，中国神华也十分委屈。因为上市以来，中国神华在A股分红2658.36亿元，加上港股，总分红超3200亿，2021年9.6%的股息率，让各路民企“铁公鸡”们汗颜。而如此高的分红，也抵不过股价的巨幅下跌。煤炭在为中国经济增长，为民生保障做出巨大贡献后，被资本市场“遗弃”。

如果不是去年夏天的缺电潮，不是欧洲的能源危机，煤炭股还将继续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
2022年，中国神华预计年度利润超700亿，创历史新高；陕西煤业，山煤国际，兖矿能源股价利润均达到历史最高值。

旧能源阵营中的几乎所有成员，都在2022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

03 历史洪流

作为全国煤炭第一大省，10年间，山西产能近100亿吨，占全国产量的1/4。2021年全省煤炭产量达到11.93亿吨，占全国产量的1/3。山西七成以上的煤炭产能用于对外输出，保障全国的能源供给。

2021年，山西名义GDP增速达到28%，位居全国第一；实际GDP增速9.1%，位居全国第三。这背后，煤炭功不可没。

但是当周期再临、煤炭狂赚的年代，煤老板们却已经集体消逝。

邢利斌去世的消息，勾起了人们对这一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暴富群体的回忆。

那是一段野蛮又荒唐的“黑金传奇”史。世纪之交后，三晋大地涌现出一批批煤老板，他们横冲直撞，胆大妄为，靠着豪赌和胆识，积累巨额财富。

回顾他们的发家之路，实在难以将他们定义为企业家。因涉黑、贿赂、洗钱、煤权勾结、非法经营，张新明、丁书苗、陈鸿志、贾廷亮等煤老板被一一判刑，锒铛入狱。

原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就曾对外公开宣称：山西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出现了煤老板，都涉及煤炭资源交易。

邢利斌也曾于2014年被带走调查，但他仍被当地人予以褒奖，民间口碑不错，这已经算是凤毛麟角。

新世纪之初，富豪榜上频频爆出曾经并不知名的山西煤炭大亨，他们快速崛起，又极速陨落。2007年，邢利斌登上胡润富豪榜，两年后身价达到60亿元，公司总资产600亿元的顶峰，而到2014年，邢利斌已经销声匿迹。

其实，邢利斌在2012年的"7000"万嫁女时，已经是强弩之末。当年，山西全省矿井数由2598座锐减到1053座，办矿主体由2200多个萎缩到只有130个，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被淘汰。

最危急之时，邢利斌的联盛集团负债近300亿元，基本丧失债偿能力，与联盛集团有担保关系的民营企业总计欠债超过200亿元。2013年底，联盛集团开启重组之路，邢利斌也在次年被带走后杳无音讯，直到被曝出去世的消息。

可以说，邢利斌就是煤老板中一个典型的缩影，在轰轰烈烈的煤炭兼并重组中，煤老板们被扫到了历史的洪流中，取而代之的则是大型国有企业。

2021年中国煤炭产能前十名全部由国有企业占据，代表人民持有这些价值资源。前二十名中，仅有内蒙古张东海父子创办的伊泰集团，以及郭建军、郭金树领导的汇能集团两家民营企业上榜。山西煤老板早已不见踪影。

在煤炭早期发展的粗放期，催生了“煤老板”这群特殊的“历史怪胎”，他们赚钱速度惊人，但花钱速度更快，他们曾买爆三里屯SOHO，拿着现金砸向北京的豪宅和豪车4S店。在山西破烂的道路上行驶着全球最顶级的跑车。说他们是改革开放历程中最吸引眼球的怪异群体并不为过。

他们投资电影，迎娶女明星，送孩子去澳洲、英国、美国留学，试图洗脱自己“土老帽”、“暴发户”的不良形象，实现从草莽到精英的华丽转型，也试图保住自己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。

但这些只能是徒劳，邢利斌们穷极一生都没有做到。